



浅议《红楼梦》中表现矛盾冲突的艺术——分析“抄检大观园”的刻画人物形象

<http://www.firstlight.cn> 2010-07-15

“抄检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大事件。“大观园”是贾府为迎接贵妃元春省亲而建造的。这座园子方圆二里半，里面有湖山楼阁、亭台轩馆、名花异草无一不全。元春看了都觉得“太奢华了！”元春省亲之后，认为空废着可惜，就命姐妹们和宝玉进去住，因而大观园中除宝玉一个男子外，都是女子。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的婢女、丫环。比较而言，大观园是贾府中一块比较自由的天地，也是一块比较洁净的“世外桃源”。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逐步发展起来的。

抄检是个什么事件？发生在大观园中的抄检事件，是荣国府中王、邢家族长期争权夺利斗争的一个公开化的反映。在荣府，由于贾母的偏爱，大权不在长房手里，而是由二房王夫人和她的内侄女凤姐来掌管。凤姐虽是长房邢夫人的儿媳妇，但却处处和姑妈王夫人站在一起。她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因此长房贾赦夫妇对这种情况是十分不满意的，他们常常借端发作。在抄检大观园之前，写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邢夫人借为捆绑的奴仆讨情，当众叫管家少奶奶凤姐下不了台，以发泄不满。以后又写了这么一个情节：邢夫人因为女儿迎春的奶妈聚赌被撵出去，她怨愤万分。因此在荣国府中邢王家族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当丫头傻大姐在大观园中捡到“绣春囊”，而被邢夫人拿去以后，这个绣春囊就立即成了邢王家族矛盾暴发的导火线。邢夫人派人把绣春囊送给王夫人。绣春囊，是用布绣的袋子，年轻男女传情用的。邢夫人这一举动，既含有否定王夫人当权的意思，你管家管到了这种程度，又带着看你如何办的意思，想看笑话。这是一个咄咄逼人之举。王夫人面临着挑战，她和凤姐紧急商量之后，就决定连夜抄检大观园，用牺牲女奴来改变被动的局面。在抄检中，贾府的主子在镇压女奴的一致前提下，表现了从派系出发的消极与积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奴隶的反抗，小姐的反感，种种矛盾错综交织，集为一体。代表邢夫人的管家王善保家的想趁抄检之机打击王派势力，镇压奴婢，以泄积忿。王夫人亲自出马，要清宝玉之侧，消除女奴对叛逆儿子宝玉的影响。实操管家大权的凤姐一反活跃的常态，身为抄检主持人，却消极旁观。但当查明了绣春囊是王善保家的亲外孙女司琪所丢时，她立即就发起进攻，和周瑞家的一唱一和，把王善保家的弄得自嘲自讽、自打嘴巴。

抄检遭到了女奴们的反抗，“心比天高”的晴雯坚决自卫，她勇敢地反击了王善保家的进攻，其言辞之锋利，令凤姐称快。忠于爱情的司琪，她深信自己的举动是光明正大的，因此当绣春囊被抄出以后，她“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善良忠实的紫娟，她以微笑的冷言冷语表示了不满。奴隶们的反抗表达了被压迫者的凛然正气。

“抄检大观园”的冲突，是贾府日常生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暴露了封建大家庭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必然趋向。在这个贵族家庭里，统治者的权力已不稳固，封建秩序已经破坏，平静生活后的矛盾公开化了，贾府日趋衰败。这一事件，是以统治者内部矛盾为起端，以女奴遭受被迫害为结束，它是《红楼梦》故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抄检后，被抄人员的命运步步逼近悲剧：“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沾牙的晴雯被人从炕上拉下来，撵出大观园，最后含冤死去。司琪被赶回家中碰墙而死。和宝玉同年同日生的四儿被逐出园外，胡乱配了人。芳官等女戏子厌世出家。从此大观园的欢乐生活结束了，作品中的悲剧气氛也越来越浓。

曹雪芹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法则，写出了贾府生活中诸多小矛盾所逐渐演化而成的大纠葛，反映了生活发展的规律和多采。他用大事件、大场面，把矛盾冲突推向高潮，传达出了封建阶级走向灭亡的脚步声。

作者在抄检大观园的尖锐斗争中，集中刻画了人物形象。这场抄检风突然袭来，它使人猝不及防，人们来不及掩饰，对事件做出了本能的反映，只有这种本能反映才能最真实最准确的暴露出人物的本来面目。作者抓住人物对尖锐矛盾的态度，以精细的笔触刻画了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写意式的勾勒了次要人物的性格轮廓，同时展现了众多人物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王夫人。平时被人称为“活菩萨”、“善人”。贾母说她老实的可怜。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封建阶级的虚伪。她对贾府中种种淫乱丑事熟视无睹，可一见“绣春囊”却急得“泪如雨下”，悄声说话，她怕这会影影响贾府在上层社会的地位。在利害相关之际，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王派在家族内的统治大权，她撕去了善良宽厚的伪装，露出了狠毒残暴的本性。她决定连夜抄检大观园，出发点是为了儿子宝玉——贾府的重要接班人。宝玉是王夫人在贾府统治的重要支柱。因此当她感到统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她首先也是本能的想到的是儿子。她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好的宝玉偏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这句话很巧妙的反映了王夫人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她要亲自出马清宝玉之侧来消除女奴对叛逆儿子的影响。因为这是有关大局、很了不起的大事。耐人寻味的是她又不承认宝玉受影响，并失口不提宝玉的叛逆言行，还要在宝玉前加“好好的”三个字。“好好的”表示她教子有方，表示她儿子完全可以当合格接班人。王夫人这种既怕儿子受影响，又要积极消除影响，又不愿意承认儿子已经受影响，这种复杂的心理，表现了她此时对宝玉的格外珍视，这种珍视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在激烈的财产争夺中，保住自己的优势和统治权。我们看，被贾母称作老实倒可怜的王夫人，在这场自杀自灭的斗争中，敏感的很，而且还善于抓住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关键问题。面对贾府衰败的王夫人不仅敏感，她还果敢，抄检前她亲自审问了晴雯，态度蛮横，一改“活菩萨”、“善人”的假象，露出杀气腾腾刽子手

的真面目。王夫人一向是不大过问家务事的，她热衷于吃斋念佛，显得非常超脱。但在抄检以后，她带人到怡红院去搜丫头的东西，让人把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沾牙的晴雯从炕上拉下来，赶出了大观园。同时驱逐了四儿、芳官等。王夫人对这些有反抗性的女奴是穷追不舍，表现了她异乎寻常的干练和精明。但她的这番“讨伐”并没奏效，相反的晴雯之死，反而使宝玉拉大了与封建家庭的离心力，促使他叛逆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写王夫人是以反常来写正常。抄检大观园中的王夫人在撕去伪装令人惊悚中露出来的那种阶级本性，是这样的刺眼，引人深思，令人熟虑。

凤姐。抄检中的凤姐表现了变化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凤姐实操管家大权，她处在贾府种种矛盾的中心，她对贾府经济枯竭，统治松弛，内部矛盾激化等衰败景象，了解的比别人更早、也更清楚。这个不通文墨的粗人，她创作的唯一一句诗是“一夜北风紧”。这句话表现了她预感到大祸来临的不安心情。面对衰败的景象，这个脂粉堆里的英雄，既不甘示弱，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到抄检大观园时，她已没有协理宁国府时那种大展才干的勃勃雄心了。这时的她只求能维持现状。她对王夫人所提的建议，都是很实际的，如对在如何查清“绣春囊”的问题上，她主张暗暗查访才能得个实在，若是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在维持统治镇压奴隶上，她主张趁这个机会，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撵出去，配了人。因为这样做保准没有别事。我们看这些建议，确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味道。一向讲排场、耍威风的风姐也重视节省开支了。凤姐面对现实的这种心意，是贾府衰败形势在她性格上引起的变化。在反映贾府衰败的景象上，凤姐是最敏感的温度计。

在抄检大观园中，凤姐处在被攻击而又无法反击的被动地位。这个《红楼梦》中最活跃的人物，一反常态，消极旁观。她惟一主动行为是提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却又领着人去抄检同样亲戚的黛玉的住房。因为这时贾母亲宝钗、疏黛玉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了。机灵的风姐在百忙中也不忘记看人下菜碟的。她那巧于奉承、随机应变的个性是不会变的。

抄检中她抓住王善保家的跃跃欲试、逞威风心理，处处让她出头、做恶人、碰钉子，自己甘当配角，坐山观虎斗。晴雯对王善保家的反击，探春打了王善保家的一记响亮耳光，都使她十分高兴。她在喝止住晴雯后，对王善保家的说：“再迟了，走了风，我可担不起。”这抓住时机的报复，做得十分得体。她在探春查问抄检原因时，笑着对探春说：“我不过奉太太命而来，妹妹莫错怪我。”她小心翼翼地躲过了玫瑰花刺，这是何等的机灵！她在劝慰探春时说：“好姑娘别生气，她算什么？姑娘气着了，倒值多了。”她喝斥王善保家的快出去，别太讨脸了，等等。这种明为劝慰，实为火上加油的煽动，使探春一腔怒火都转向王善宝家的，这是何等的阴险！查完司琪，念了潘又安给司琪写的信，她兴奋异常，立即恢复了活跃的常态，向周瑞家的道：“这也好，雅雀不问就给他们弄了个好女婿来。”这种开玩笑的挖苦，把司琪家几代人的脸面，撕了个干净。刺得王善保家的自骂、自打嘴巴，这又是何等的毒辣！

面对现实的风姐，虽然大减了声威，有了消极色斑，但风辣子，仍然辣味十足；鬼聪明的风丫头，依然捣鬼有术！凤姐仍然是一群互相争食、互打的乌眼鸡中，一支会打善斗的好鸡。性格的变化与一惯性就这样统一在面临衰败的风姐身上。

探春。抄检引起了探春小姐的极大不满，把她心灵上的双重阴影勾勒的又深又浓。这位贾府小姐中的佼佼者，有才干、有心计，能决断，她颇有政治家的风度。探春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改良派。她想像男子一样能有一番作为，她对贾府末落的趋势有着非常清楚地了解，在理家期间，她兴利除弊，不徇私情。为了改变贾府的现状，竭尽了全部的聪明才智。“补天”失败以后，她继续关注着贾府的形势，是她了解到大观园值班婆子聚赌的情况，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李纨和管事的人，而且也采取过措施。她是第一个又向贾母作了汇报，是她只不过替你们分解分解这样淡淡的一句话，把在迎春房中偷首饰又闹事的这个人的气焰打了下去。探春确实聪明有才干，也确实对她本阶级有一番耿耿忠心。探春懂得个人与阶级间的利害关系，她要补天，不是为了个人，是为公——贾府的整体利益。探春是那个时期自己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这就是她和凤姐的不同之处。凤姐也看到了贾府的衰败，但她却利用贾府现有的条件来充实自己的私囊，探春不是这样。正因为探春是为公，所以探春身上有一股逼人的真情，令凤姐敬畏，而且对她另眼看待。当探春看到甄家被抄，自家内部又自相残杀时，她格外痛心疾首，她流着眼泪所发的议论，是在清醒认识基础上，是对本阶级末落的一种深深忧虑，的确是字字从肺腑流出。由于对本阶级爱的深、痛的切，一贯冷静的探春，在抄检人面前，悲愤地不能自己控制自己。这是对本阶级的一种深深的失望，是对本阶级的一种恨铁不成钢无可奈何之慨。我们看，对抄检，探春的反感和丫环晴雯的反抗是如此的不同。曹雪芹将二者区分的清清楚楚。好胜的探春为无法选择的庶出地位而深感痛苦，封建的正统观念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压力。她异常的敏感，唯恐遭人小看，因此时时、处处都要维护做主子的威信、尊严。她打王善保家的那一记耳光，其实只是为主奴之间的界限，强调她小姐的身份，维护她做主子的尊严。庶出地位给探春婚姻前景所带来的影响，凤姐已经看出来。凤姐与平儿在闲谈中，表示了对此同情，也对此表示惋惜。我们说当事人探春自己应该是理所当然会有更多的权衡，也会有更多的比较担忧。当探春为本阶级不可避免的末落而担忧的时候，她必然看到庶出地位给她前途带来的加倍不幸。我们说，这大概就是她给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非常响亮的原因吧。作者把探春心灵上异常浓黑的双重阴影雕刻得入木三分。在贾府衰败以后，这个“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贵族小姐，落得个只身远嫁海疆的悲剧结局。

晴雯是贾府中最有反抗性的女奴。她心高气傲，不以自己的奴婢地位自轻自贱，是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最彻底的一位丫头。她目光敏锐，敢说敢为，她经常揭露奴才们的阿谀奉承，她有着爆炭一样的性格，敢于同封建统治者的迫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晴雯的斗争反抗常常以韧性的姿态来表现。在抄检之前，她机智的回答了王夫人的寻衅，倍受了王夫人的辱骂。抄检对她来说是进一步的迫害，但她不畏强暴。“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箱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都倒出来。”这真是晴雯式的反抗和进攻，带有火辣的味道，带有奴隶的“野气”。她对王善保家的回击，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善保家的抬出大太太，晴雯就抬出老太太来压倒大太太。在抄检大观园中，在统治者对奴才们的接连迫害下，使晴雯的反抗性格得到集中、完美、精采的体现。

其他次要人物，和探春相反的惜春，她是探春的姐妹，但两人性格相反。惜春胆小怕事，孤僻无情，只求保住自己，保住自己

的脸面，对丫环毫无保护。对和她朝夕相处的如画，没有感情。为不连络自己，坚持撵走了如画。她的利己主义曲折的反映了特定的阶级关系。

抄捡，把主要人物的性格描绘的栩栩如生，也把次要人物的轮廓勾画的分明。作者在王善保家的咋咋唬唬，煞有其事的言行中，渲染了她那狗仗人势、小人得志的嘴脸。同样是奴才，周瑞家的和她不一样。抄捡中她的目光机警地盯着王善保家的。在王善保家的要关司琪的箱子的时候，她“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绵袜和一双缎鞋，又有一个小包袱。”目光之准，动作之俐索，表明了这是一个多么伶俐的、得力的奴才。真不愧跟随王夫人、凤姐多年的心腹人。凤姐念完潘又安的信后，她咄咄逼人地说：“王大妈听见了！这是明明白白的，再没得话说了！如今怎么样呢？”进攻的非常猛烈。在凤姐笑嘻嘻的嘲弄后，她“也笑着凑趣儿”，配合得十分默契。周瑞家的是另一类型的奴才。作者写她同王善保家的冲突，是从奴才这一侧面反映了主子的矛盾。其他，如袭人的服服贴贴，司琪的坦然，侍书的锋利，紫娟的冷语反击，无一不鲜明突出。

尖锐的矛盾冲突逼出了生活中的本质特点，撞击出人物性格的火花。表现矛盾冲突的艺术是最有魅力的艺术，在“抄捡”中，曹雪芹表现出了善于描写矛盾冲突的艺术才能。

[存档文本](#)